

胸怀韬略 战功卓著

——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

韩世忠(1090—1151年),字良臣,号清凉居士,延安府绥德军人,南宋名将、词人,民族英雄,与岳飞、张俊、刘光世合称为“中兴四将”。韩世忠在抗击西夏、金朝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,又在平定各地叛乱中作出重大贡献,曾驻军厂头镇(今普陀区桃浦镇),建南北两塔。韩世忠为人耿直,不肯依附权臣秦桧,曾为岳飞惨遭陷害鸣不平,是南宋朝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。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,韩世忠逝世,享年62岁。今有词作《临江仙》《南乡子》等传世。

在普陀区古浪路敦煌路口,巍然矗立着一座修复重建的白塔。此塔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建,世人称为“韩塔”。

韩塔始建于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。据《厂头镇志》卷三记载,白塔所处之地相传为古海口。1129年冬,金兵南下临安。翌年,宋代名将韩世忠由平江移军于厂头一带屯兵驻防,为了便于用兵,从海道阻袭金兵,即在古厂头镇北首,濒临界河西畔,筑南、北两塔以标渡。两塔相隔十里,均称白塔。白塔附近有一名为绕圈池的村落,是韩世忠屯粮之处。南塔在杨家桥,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。2000年,因受“派比安”台风的袭击,当时有着870年历史的北塔破败颓塌。为此,桃浦镇政府拨款70万元进行重修,于2003年4月竣工,并重新立碑和撰写《重建韩塔记》铭文。韩塔原为嘉定县文物保护单位,1990年10月由普陀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韩世忠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,自幼喜爱习武,学习刻苦认真。少年时期就有过人的力气,性情憨直善良,喜欢行侠仗义,不慕功名。长

到十六七岁时,由于身材魁梧、勇力过人,乡里有人对他说,有如此好的功夫,应该去当兵为国效力。于是,年仅17岁的韩世忠就参军当了一名士卒。

韩世忠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西北地区,经常与西夏军队发生冲突。他入伍不久便参加战斗,因作战勇敢,即由士卒升为小队长。官职虽小,只管十几个人,但他积极负责,作战勇敢,办事公道正派,说话正直在理,所以在士兵中很有威信。

有一次,宋军攻打西夏的一座城池,久攻不下。韩世忠一人翻墙冲入,杀死守城的敌军头领。宋军受到鼓舞,一拥而上,攻下了城池。不久,西夏王的监军驸马亲率夏军向宋军反击,宋军有畏怯之状。韩世忠率几名敢死队员冲入敌阵,直奔元帅帐篷。还未等西夏兵醒悟过来,宋兵手起刀落,西夏监军驸马的头颅就被砍下。宋军将领都称赞韩世忠勇敢,说他年纪虽小,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。

北宋宣和三年(1121年),宋政权派出的部队与金兵交战于燕山南。几路兵马均被金兵打败。韩世忠率五十余骑巡逻于滹沱河上,正巧与金兵大队人马遭遇。金兵是一支两千人的骑兵主力。韩世忠遇事冷静而果断,他告诉士卒:“慌乱就等于死,不要乱动,一切听我安排。”他让部将苏格率部分兵士抢占高坡,列阵其上,观而不动,又派出十余名骑士把准备抢渡的散乱宋军组织起来,得众数百,让他们列阵击鼓呐喊。然后,他自己率几名敢死骑士径直冲入金兵队阵之中,专砍打旗的金兵,连杀几个后,其余举旗者纷纷将旗放倒。苏格率占据高地的骑兵自上而下冲杀而来,金兵丢盔弃甲,抱头鼠窜。

北宋靖康元年(1126年),正在滹沱河一带担任防守任务的韩世忠被数万金兵追逼,退入赵州城内。敌兵围城数重,城中兵少粮乏,军心不稳,有人主张弃城而遁。韩世忠传令下去:“有敢言弃城者斩!”当天夜里,天降大雪,韩世忠挑选精壮士卒三百人,悄悄出城,摸进金兵围城主帅营帐,杀死主帅,然后偷袭金兵驻地。一夜大战,金兵死伤过半。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斗争,官阶不高,所率兵马也不多,但是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威名震慑金兵。

靖康之变,开封城陷,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俩成了金兵的俘虏。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登基,为宋高宗,但他不想作为,只图苟且偷安,登基之后一路被金兵追击。在岳飞等将领的抵抗下,金兵退出江南。将官苗傅、刘正彦对朝廷不满,发动兵变,逼高宗让位给三岁的儿子。吕颐浩约韩世忠、张俊等大将平息叛乱,解救高宗。

韩世忠身边兵力不多,就在盐城一带收集散卒,组织起几十人的部队,从海上来到常熟,约张俊等人进兵到秀州,然后诈称休兵,不再前进,实际上在暗中作攻城的准备。苗傅、刘正彦得知韩世忠来攻,就俘虏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作为人质,并遣梁红玉去劝降韩世忠。韩世忠不为所动,烧了诏书,砍了使者,下令进攻杭州。

韩世忠救出高宗赵构。高宗告诉他,宫中的中军统制吴湛和苗、刘合伙,此贼不除,宫中不安。恰在此时,吴湛率兵前来迎接韩世忠,伸手与韩世忠相握。韩世忠力大勇猛,顺势捏断了吴湛的手指,喝令士兵将其拿下,与其他叛将一并斩于市曹。

苗、刘之乱平定,南宋小朝廷

才稳定下来。韩世忠功劳最大,从此成了高宗的亲信,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、御营左军都统制。此次平乱确立了韩世忠在南宋将领中的名声和地位。

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,金兵再次南下,突破长江天险,攻破了建康等重要城镇,宋高宗赵构又想逃跑。韩世忠面见高宗,慷慨陈词:“国家已丢失河北、河东、山东诸地,再把江淮丢掉,还有何处可去?”但赵构我行我素,只想苟且保命。赵构任命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,防守镇江,自己则跟随投降势力逃到了海上。镇江其时已处敌后,韩世忠领命后仅率所部八千人急赶镇江。金兵在江南抢掠一阵后陆续退去。韩世忠驻守松江、江湾、海口一带,听到金兵撤退的消息,立即分兵把守要地,乘机斩杀金兵。

金兵元帅兀术乃好战之将,他给韩世忠下了战书,约期会战。金兵因不善水战,韩世忠就利用敌人的弱点,封锁长江,几次交战大败金兵,还活捉了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。兀术不敢再战,率十万兵马退入黄天荡,企图从这里过江北逃。

黄天荡是江中的一条断港,早已废置不用。韩世忠见金兵误入歧途,就趁机率兵封锁出口。兀术率金兵被困于黄天荡,进退无门,眼见十万士卒就要被饿死于荡中,便派遣使者与韩世忠讲和,韩世忠不允。黄天荡内有一条老鹳河,直通建康的秦淮河,因年久不用而淤塞。兀术派人一夜之间挖通河道,企图从水路入建康。金兵途经牛头山,刚收复建康的岳飞在此处驻有军队,见敌人从这里出来,立即调集大军猛击,兀术只好退回黄天荡。此时又有内奸向金兵献策,教他们乘宋军扬帆行船之时,集中火力,箭射帆船,烧毁宋军战船,这样便可逃出黄天荡。兀术大喜,依计而行,果然有效,乘机冲出了黄天荡。韩世忠仅用八千军队,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,鏖战48天,歼敌万余。因黄天荡战役以巧制敌,韩世忠的威武雄姿和将帅风范传遍江淮地区。

南宋政权内部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投降派之间的争斗。以岳飞、韩世忠等战将为代表的主战派拒绝妥协投降,反对与金议和;而

以秦桧等文臣为首的士族势力企图偏安一隅,因此反对抗战,主张妥协和议,想走屈膝投降的道路。

韩世忠不管率兵多少,从不畏惧金兵,闻警则动,见敌则战。他坚决主张打过长江、打过黄河去,收复所有失地。南宋绍兴十年(1140年),在金兵大肆南侵的形势下,韩世忠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包围了被金兵占领的淮阳,然后大败金兵主力于郾口镇。

韩世忠在文学上亦颇有造诣,是著名词人,今有词作《临江仙》《南乡子》等传世。

名将岳飞父子被捕下狱后,朝中慑于权相秦桧的威势,无人敢言,只有韩世忠深感不平。他面见秦桧,当面质问:“岳飞父子何罪?为何将其关押?‘莫须有’三字能服天下吗?”好友规劝他,得罪秦桧,日后难逃报复。韩世忠却说:“今吾为己而附和奸贼,死后岂不遭太祖(赵匡胤)铁杖?”见岳飞父子被处死,大好的抗金形势白白丧失,自己又无能为力,韩世忠便毅然辞去枢密使的官职,归隐林泉十年,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病逝。



■重修后的白塔

劝课农桑 教之树艺

——明代四川左参政陈述

陈述,明宣德年间从人杰地灵的真如出仕江西、浙江、四川的一位名宦。时抚臣累疏荐述,朝廷晋授其二品。四川的老百姓感其功德,曾立祠祀之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六百年前的名宦,长期以来毁誉参半、褒贬不一。

肯定陈述,是因其“劝课农桑,教之树艺,自是民用饶裕”。陈述为宦出任,无论是在江西、浙江还是在四川,都非常关注民情,重视民生,以农为本,造福黎民。据《嘉靖嘉定县志》记载:“初,蜀地之民不知力本,述凡巡历,劝课农桑,教之树艺,自是民用饶裕。复著为书,名《农桑风化录》,刻之蜀中。前是,以御史巡按江西,有《辨疑》《恤刑》二录。抚臣累疏荐述。”从这段记载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陈述将“农桑”“树艺”视为造福乡梓之根本,倾心竭力“劝课农桑”“教之树艺”。用现代的话来说,就是大力推进“农业生产”“生态建设”“环境治理”。此举抓住了“为官治政”之根本。

否定陈述,是因其“招安复擒,

置之于法,余党悉平”。说得直白一些,即陈述为“镇压农民起义的罪人”。对于陈述这段历史到底应该如何评价?

我们首先来看编辑出版时间较早的《嘉靖嘉定县志》的记载:“由御史历官四川左参政。甫至,适流贼聚众劫掠,官兵失利。述至,推诚布公,招安三百余人,复擒五十余人,置之于法,其地遂宁。已而德阳贼烧什邡、安县,移屯彰明。述统官军为正兵,以当贼冲。复出奇兵,俾人自为战,所获财畜即以充赏。不旬日,渠

魁授首,余党悉平。”从这段记载中,后人并不能肯定陈述招安、复擒、严厉打击的对象就是农民起义军。

而在1994年编辑出版的《真如镇志》中则这样记载:“陈述在四川任职时,正值农民起义,述进剿与招抚并用,镇压了德阳等地的起义。”不知《真如镇志》断定陈述“镇压了德阳等地的起义”依据何在?如果是采用了《嘉靖嘉定县志》关于陈述的记载而作出这样的定论,就有点片面武断,值得商榷了。

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观点,“流寇

匪乱”与“农民起义”不能等而视之,二者有根本的区别:其一,目的不同,起义军具有更高的政治目的,例如推翻统治、改朝换代,而流寇只是为了获得物质资源;其二,规模不同,起义军初期可能规模并不大,但是发展起来可以达到数十万人,而流寇则始终相对保持较低规模;其三,最终结果不同,土匪必定是历史的过客,起义军则可能改写历史;其四,主体称谓不同,起义军自称义军,替天行道,而流寇匪乱大多称王称霸,视黎民为草芥,鱼肉乡邻。根

据这四条“金标准”,当年四川德阳的“流贼聚众劫掠”不能称作“农民起义”,只能判定为“流寇匪乱”。

毛泽东同志在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一词中曾这样咏叹:“千秋功罪,谁人曾与评说?”历史发展至今,尘埃落定,泾渭分明,我们应该给予六百多年前的陈述——一位“为官勤勉”“注重农桑”“为民造福”“民用饶裕”的名宦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了。

陈述不仅长于吏事,而且博览工诗。其在浙江宁波为任时,曾在宁海西店驿作《题西店驿》:“潇洒高轩驻节迟,个中幽趣少人知。一帘爽气风来处,万里清光月上时。对坐江山堪入画,满庭花木总宜诗。无边太极先天理,安得尧天尉所思。”表达了作者期盼天下太平盛世、百姓安居乐业的憧憬与情怀。

陈述为官,政绩卓著,抚臣累疏荐述,多次上疏给皇帝,极力推荐其担任更重要的职务。然而,陈述宁静以致远,淡泊以明志,以年老为由回到家乡,致仕居地真如陈家宅,习呼“贤人楼下”,直至终老。